

古入声字在湘语中的分化

李星辉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古入声字在现代汉语各大方言中的分化情况异常复杂, 湘语的入声是所谓的“假入声”, 古入声字在湘语中的发展演变有着显著的特点。从湘语区选取了 47 个方言点, 对今湘语入声的具体调值、调类情况, 以及古入声字在今湘语中的分化做了一番探索性的调查研究, 认为湘语的古入声字有三种分化形式: 坚守型、中间型、四散型, 并且以声母的清浊、古韵摄和今元音的长短为演变的条件。

关键词: 湘语; 古入声字; 分化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 03-0394-04

现代汉语各大方言中入声的发展情况比较复杂。通常人们对湘语入声的了解是: 湘方言大都有入声, 入声不分阴阳, 读音也不短促, 不带塞音韵尾, 即所谓“假入声”。但湘语入声的具体情况, 却远不只这些。鉴于长期以来对湘语入声缺乏综合而详尽的考查研究, 笔者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湘语区范围的确认^[1], 综合考虑方言学界对湘语分区的意见, 按照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或保留浊音声母; 或读不送气清音的标准, 从湖南境内湘语区的长益片、娄邵片、辰溆片中选取了 47 个有代表性的方言点作为此次调查的对象, 调查中记录的多为城关镇的话, 少数是有代表性的乡镇的方言。发音合作人多数年龄在 50 岁以上。调查时依据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著的《方言调查字表》^[2]。

一、入声的分布状况

在所调查的 47 个湘语方言点中, 仍保留入声调

类的有 27 个点, 占 60%。它们主要分布在湘江和资江的沿岸地区, 分别是: 长沙、株洲、湘潭、宁乡、望城、益阳、南县、桃江、沅江、岳阳市、岳阳县荣家湾、浏阳西部、安乡东部、平江的岑川乡、新化、衡阳、衡山后山、衡山前山、衡南、衡东、祁阳、祁东、邵阳市、邵阳县、新邵、新宁、绥宁南部。未保留入声调类的有 20 个点, 占 40%。主要分布在沅江沿岸、湘中和湘西南的山区地带, 分别是湘阴、汨罗、安化东部、安化西部、安乡南部、辰溪、泸溪、溆浦、娄底、双峰、涟源、冷水江、湘乡、邵东、武冈、城步、隆回南部、洞口的黄桥镇、金田乡、杨林乡。

湘语代表点长沙, 入声调值 24, 无塞音韵尾。但湘语中保留入声调类的 27 个点却并不都同于长沙。其调值情况见表 1。

这些点的入声多数读来并不短促, 较为特殊的是岳阳市和岳阳县荣家湾。岳阳市的入声的调长明显短于其余各声, 但音节末尾并无塞音韵尾或喉塞音, 只是发音人感觉喉部紧缩, 记音时觉得短而快。

表 1 湘语中的入声调值情况

入声 调值	24	45	33	13	22	5	阴入 5 阳入 22
方 言 点	长沙 湘潭 宁乡 新化 浏阳西部 安乡东部	株洲 望城 南县 衡东 衡山前山	益阳 桃江 沅江	邵阳市 邵阳县 新邵 祁阳 祁东	绥宁 新宁	衡阳 衡南 衡山后山 平江岑川	岳阳市 岳阳县 (荣家湾)

荣家湾方言尤为特别,它有8个调类:阴平、阳平、上声、全阴去、次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这一点是从前对湘语区各点的声调调查中从未有过的。荣家湾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多为不送气的清音,如“败、洞、柜、轿、字、状”等等,因而将其划归湘语范围,而其入声分阴阳且不带塞音韵尾,又与赣、客等方言有相似之处。这种特色的形成应该与其地理位置接近赣语区有关。

二、 古入声字的分化^[3,4]

古入声字在湘语各点中的演变纷纭复杂,其大致趋势是:在今天仍保留入声调类的方言点中,古入声字绝大多数紧抱成团,坚守住入声的阵地,而在未保留入声调类的各点中,则已四散地分化到别的调类中去了。坚守也好,四散也好,内部情形又各异。下面就是从调查中整理得出的具体情况。

《方言调查字表》中共有古入声字606个,调查中我们筛选了一些书面语词和南方方言中少见的字,如:“掇靛洽郁腭忒”等,同时结合《汉语方音字汇》中所选入声字的情况,充分考虑到各字的音韵地位,根据各韵摄、各声母都有字的原则,除宕合三药韵“缚纛簞”3字都没选外,其余各韵摄声母都有代表字,共选出254个入声字,然后再对47个点逐一记音,收集到了古入声字在湘语中分化的详细材料。

湘语古入声字的分化大致有以下3种类型:

(一) 坚守型

在湘语各点中,古入声字演变到今天仍聚集在入声调类中,保存得最为完整的首要数益阳、桃江、沅江。这3点情况基本相似,254个古入声字中绝大部分仍读入声,调值为45,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字,如:“拉挖摸”读为阴平,“炸错昨斛”读如阳平,“穴”读阴去,沅江还有“宿^{ɕiəu²¹}”读阳去。例外字数目不超过10个。

但是,在这3点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现象,尤其是益阳,那就是所谓“去声变入”。据蔡梦琪先生调查,有75.5%的古去声字倾向于入声调类。而我们调查后发现,事实是多数古去声字都有文白两读,文读为入声,白读仍为去声。如:“抱^{pau⁵⁵}~^负文^{pau¹¹}~^{毛毛}白,厚^{au⁵⁵}~^忧文^{au¹¹}~^薄白,共^{kən⁵⁵}~^{青团}文^{kən¹¹}~^同白,贱^{tɕie⁵⁵}~^卑文^{lie¹¹}~^{生得}白,岸^{ŋa⁵⁵}~^文~^边白,树^{ɕy⁵⁵}~^立文^{ɕy¹¹}~^只白,望^{ɔ̃⁵⁵}~^希文^{ɔ̃¹¹}~^见白,示^{sɿ⁵⁵}~^表文^{sɿ¹¹}~^告白”。而作为湖南省会、湘语代表点的长沙的去声正好和这三地入声的调值完全相同。这说明所谓的“去声变入”恐怕主要是长沙话对益阳等地方言由来已久的渗透和影响。至于这种影响会不会导致去声、入声合并,而使入声消

失,那还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此外,岳阳县荣家湾方言中的古入声字也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古入声全清、次清声母字读阴入,全浊、次浊声母字读阳入。如:“百^{pɿ⁵},只^{tɕa⁵},谷^{ku⁵},插^{ts⁴a⁵},缺^{tɕ⁴yə⁵}”和“麦^{ma²²},白^{p⁴a²²},族^{tsəu²²},熟^{zəu²²},毒^{təu²²}”。有16个例外字,7个读阴平:“拉^{la³³},合^{xu³³},招^{tɕ⁴ia³³},达^{ta³³},辣^{la³³},挖^{ua³³},摸^{mo³³}”;3个读阳平:“斛^{xu¹³},勺^{sau¹³},雹^{p⁴ɿ¹³}”;3个读次阴去:“匹^{p⁴i²⁴},乞^{tɕ⁴i²⁴},错^{ts⁴u²⁴}”;3个读阳去:“划^{xua²¹},嚼^{tɕiau²¹},射^{sa²¹}”。可见,前身为古入声字的阴入字和阳入字仍占今天入声字的绝大多数。

坚守型的各方言点中也有一些点较前两类跑入别的调类中的古入声字要多,一般来说有二、三十个左右,但主流部分仍占据着入声的阵地。

其中,长沙、株洲、湘潭、宁乡、望城、浏阳西部、南县7个点又可归一小类,因为7个点的例外字大部分派入了阴去,且调值均为45。所查254个古入声字派入阴去的长沙有“炸滑蛰术弼错嚼纳笠式勺霍雹寂剧射玉”17个;株洲有“纳炸笠滑蛰术舌弼错嚼莫勺霍寂剧式雹射玉欲”20个;湘潭有“踏炸腭碟笠十侧舌活滑罚绝术莫勺霍错雹食直额式剧射石白玉斛疫瀑”30个;宁乡有“十辣活滑核薄雹嚼亿式域贼剧射石瀑熟玉疫读炸”21个;望城有“炸蛰侧舌萨滑弼错霍式亿剧射疫瀑玉”16个;浏阳葛家冲有“沓蛰炸掇雹瀑错式射剧玉益易亿”14个;南县有“盒炸割舌活滑核弼薄错霍嚼式域剧寂疫欲玉射”20个。此外,各点都还有两、三个字到了阴平、阳平中,如:阴平“拉摸”;阳平“昨”等。这一小类中前6个点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且长株潭历来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宁乡、望城、浏阳都属长沙市管辖区,受省会影响大,故语音上也都有相似之处。南县则因为建县较晚,许多厂矿企业都是从长株潭搬迁过去,所以虽行政上隶属益阳地区,而方音仍倾向于长沙方言。

再者,衡山前山虽与衡山后山同属一个行政县,而方言却为衡山这一自然条件所阻隔而极为不同。前后山都有入声调,但前山调值为24,后山为22;前山只有13个古入声字不在今入声调中,而后山却有1/3多离开了入声群体(前山的13个例外字是:雹鹿绿错射式剧玉划亿粒炸摸)。前山更多地表现得与衡东相似,衡东入声为24,有24个古入声字分化出去(摸扑射玉疫划域霍屈拔匹拉薛术挖入蛰/雹瀑错式亿剧炸)。稍有不同的是衡东分化的例外字多读阴平33,而前山读去声35。衡东和衡山前山都有浊入字的声调较清入字调值稍低的现象,但差距较小,这可能是原来的浊音声母清化后,并未变成纯粹的清音声母,而仍带有浊感,所以才致使浊入字实际调

值为23,比清入24要低,但这并不会使人声一分为二。

此外,还有3个点的情况如下:岳阳分派到其他调类的人声字有:“匹拉挖摸秃威织击”读阴平33,“伐寮滑辖协胁峡雹勺斛”读阳平13,“蜀”读上声41,“术炸辟错寂剧亿疫欲玉哭瀑域”读阴去35,“沓乞补恶划谷射”读阳去31。平江岑川乡则有:“挖摸域质”读阴平44,“炸雹式剧局玉”读阴去45,“瀑错”读次阴去24,“沓拉眨射划易”读阳去31。安乡东部有:“拉摸屈”读阴平44,“匹昨勺”读阳平13,“沓”读上声53,“拔别炸舌割盒活核薄雹辟特错式射石熟各玉疫霍域额”读阳去21。

(二) 中间型

属于这一类的方言点,有一半左右的古入声字离开了入声调类,故将其划归成类。

祁东、祁阳、衡阳、衡南4点的共同点是:例外的入声字多在阳平中。254个人声字中,祁东67个例外字中派入阳平49个,占73%,祁阳与祁东大致相同;衡阳116个例外字派入阳平84个,占72%,衡阳与衡南类似。这些进入阳平的古人声字大都是浊入字,即清入字今仍读入声,浊入字则多读阳平。如祁东、祁阳:“别物磔泽贼席局鐳石滑亿”等调值都为12。

邵阳市、邵阳县、新宁、绥宁、新邵和衡山后山6个点,例外字都集中地派入了去声,只是前4点的例外字在阳去中,而后2点则去声不分阴阳。邵阳市、邵阳县、新宁阳去调值与新邵的去声同为24,绥宁阳去调值为31,衡山后山去声213。衡山后山话古入声字的例外字也像衡阳一样,清入字今仍为入声,浊入字则为去声。

新化方言古入声字的分化又有所不同,例外的古入声字有的派入阴平,有的到了阴去。254个人声字有110个例外字,其中阴平中62个,调值44;阴去中45个,调值45。在新化话中大批的古入声字有文白两读,而且是文读为入声,白读却跑到了别的调类。如:错 ts⁴⁴_白 ts²⁴_文,麦 ma⁴⁴_白 mɿ²⁴_文,节 tɕi⁴⁴_白 tɕi²⁴_文,客 k⁴⁴_白 k²⁴_文,白 p⁴⁴_白 pɿ²⁴_文,密 mi⁴⁴_白 mi²⁴_文,六 liou⁴⁴_白 ləu²⁴_文,铁 t⁴⁴_白 t²⁴_文,月 mɿ⁴⁴_白 yɿ²⁴_文等。

(三) 四散型

所谓“四散”当然是古入声字今音已全部归入到了别的调类中,入声阵地已经失去。

属于四散型的娄底、双峰、邵东、隆回南部、洞口黄桥镇、杨林乡、金田乡7个点,其古入声字的分化有明显规律,即古入声字按声母清浊分别派入两个不同调类。

邵东、隆回南部、洞口杨林乡、金田乡的情况基

本相同。清入字多派入阴平,邵东、隆回南部阴平44,杨林、金田稍高,55;浊入字则在去声,4个点去声都不分阴阳,调值44。如:“急竹七拍谷客血”等读阴平,“月白佛射贼石读学”等读去声。当然也不乏例外,如:“鹿绿”等次浊字也读阴平,“质、法”等全清字也读去声。甚至还有的跑到另外的调类去了,如:隆回桃洪镇话“伐、罚”读如阳平。

娄底、双峰则正好与前面4点相反,清入字派入阳平,而浊入字则派入了阴去。娄底、双峰阳平都为低升的13,阴去也是上升的调型,只是娄底较双峰高一些,一个为45,一个35。双峰方言中古入声字大多也有文白两读,但文白差异不在声调,而在声母、韵母,只有少数几个字声调也不同,如:“白 piæ¹³_文 p³⁵_白,赎 səu¹³_文 ɕiou³⁵_白,摄 se¹³_文 sæ³⁵_白,热 ɛ¹³_文 ŋi³⁵_白。

洞口黄桥镇话历来被认为是邵阳地区较为独特的,洞口黄桥话的古入声字一分为三:清入字派入阴平,如:北 pi⁴⁴,竹 tiu⁴⁴,黑 xɛ⁴⁴,谷 ku⁴⁴,吃 t⁴⁴ia⁴⁴;全浊入声字派入阳平,如:“白 p⁴⁴a¹¹,达 ta¹¹,舌 ɕiɛ¹¹,昨 ts⁴⁴a¹¹,轴 tɕ⁴⁴iu¹¹”;次浊入声字则派入了阴去,如:“抹 ma²⁴,月 ye²⁴,袜 ua²⁴,六 liou²⁴,药 iau²⁴。这当中也有少数例外,尤其是全浊和次浊的分派,在今天许多年轻人读来就有相当一部分相混了,但老年人仍分得很清楚,黄桥话去声分阴阳,阳去较阴去稍低,在一部分年轻人口中也已有了去声不分现象。

四散型这一大类中还有13个点的古入声字并不像前7点一样按声母清浊分化,而是呈现出混杂的局面。

安化西部、湘乡、泸溪、辰溪4处的古入声字绝大多数派入平声调中,只有安化西部派入了阴平,调值55,而后3点则到了阳平。辰溪、泸溪阳平是曲折调213。湘乡阳平为13,和其他3点一致地派入平声,有所不同的是,湘乡也有极少数的浊入字跑到了阴去35中。

古人声调类消失了的湘语方言点,其古入声字更多的是进到了去声调类。其中安乡南部、湘阴、汨罗3处古入声字多归阴去,调值45,归派较一致,例外极少;安化东部、涟源、冷水江3点较为近似,安化东部的梅城与涟源的去声都是三分:全阴去、次阴去、阳去,调值分别是45、24、21。古入声字多数归到全阴去和次阴去中。所查254个古入声字中,涟源有38个读全阴去,69个读阴平(33),其余都读次阴去。少数入声字还文读为次阴去,白读为全阴去,如:活 xu²⁴_文 xuæ⁴⁵_白,学 ɕiou²⁴_文 xu⁴⁵_白,列 le²⁴_文 le⁴⁵_白,舌 se²⁴_文 xe⁴⁵_白,月 ue²⁴_文 ue⁴⁵_白,或者文读为次阴去,白读为阴平,如:割 kuæ³³_文 ku²⁴_白,滴 tia³³_文 ti²⁴_白,日 ɛ³³_文 i²⁴_白,血 fe³³_文 fe²⁴_白,角 ku³³_文 tɕiou²⁴_白;梅城的254个古入声字有60个(多为送气声母字)读次阴去,4个

读阴平,其余都为全阴去;冷水江稍有不同,阴去为45,阳去为24。古入声字多读如阳去。古全清、次清、次浊入声字今多有文白两读,文读为阳去24,白读为阴平33,如:竹 tɕiu²⁴ 文 tiu³³ 白,发 fa²⁴ 文 fa³³ 白,铁 t'ie²⁴ 文 t'ie³³ 白,绿 ləu²⁴ 文 liu³³ 白,日 ɹɿ²⁴ 文 nɿ³³ 白。古全浊和部分次浊入声字今文读为阳去,白读为阴去,如:学 ɕio²⁴ 文 xo⁴⁵ 白,月 ue²⁴ 文 mĩe⁴⁵ 白,绝 tse²⁴ 文 tɕ'ie⁴⁵ 白,石 sɿ²⁴ 文 ɕio⁴⁵ 白,六 lu²⁴ 文 liou⁴⁵ 白,墨 mæ²⁴ 文 me⁴⁵ 白,但分文白读的占少数;武冈、城步古入声字绝大部分读阳去33,少数例外,如:“木毒剧”今读阴去35,“拉摸掐”今读阴平44;溆浦的古入声字虽多归阴去24,但不如安乡南部、湘阴和汨罗那样归派一致。254个人声字中,今读阴去的169个,约占67%。今读阳去53的有40个,且多为浊入字,另外还有少数到了平声中。

此外,新宁话古咸深山臻四摄的16个今读如阳去的入声字中,又有10个字为古浊声母字,如:业猎磔热杰别始日律术。古宕江曾梗通五摄的16个读成入声的字中,也有13个为古清声母字,分别是:博鱼桌逼拍责击吃踢福谷哭划。虽然古声母清浊没能象娄底方言那样影响到新宁话古入声字的分化,但我们也可以说古声母清浊也是影响新宁话入声字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岳阳县荣家湾是所调查的47个湘语方言点中,惟一的不仅保留入声,而且入声分阴阳的点。其入声字也按声母清浊分开,清入字读阴入,浊入字读阳入。只有10个浊入字读如阴入,它们是:“盒峡炸捷集绝伐灭抹辖”。除此以外,今元音的长短也是使荣家湾话一分为二的重要因素。荣家湾话阴入是一个短促的高调5,而且阴入字的元音多为单元音,都读得很急很短,如:“脱 t'ɿ⁵,歇 ɕi⁵,揭 tɕi⁵,血 ɕi⁵”,个别字听起来还在音节末尾有紧喉的动作。如:“客 k'aɿ⁵”。但阳入却是一个舒缓的半低平调22,调长与

其他调类相同。元音相同的音节,阳入的元音读得明显比阴入要长而舒缓,更类似于其他平上去六声。比较以下章节:“七 tɕ'ɿ⁵”和“疾 tɕ'ɿ²²”,“测 ts'ɿ⁵”和“贼 ts'ɿ²²”,“桌 tsu⁵”和“浊 tsu²²”,“秃 t'əu⁵”和“读 t'əu²²”,都是前一个音节元音短而快,后一个音节元音长而缓。此外,荣家湾话中还有少数的古全浊声母并未清化,今仍读浊音,这更加影响到阳入的调值,如:轴 dzəu²²,熟 zəu²²,蜀 zəu²²,活 ɣɿ²²等等。因此,荣家湾话古入声字的分化是以古声母的清浊和今元音的长短为条件的。

四、 余论

对湘语区47个点入声情况的考查,虽然基本上能涵盖湖南湘语各点,大体反映湘语入声的分布现状和古入声字的分化形势,然而,由于方言本身的复杂性,一些代表点内部仍然存在着差异,例如:湘乡县城城关镇的入声绝大部分已经派入了阳平,而湘乡县的月山乡却仍有部分入声字保留下来,调值为22,有别于阳平字(23)。因此,要想深入了解湘语入声的细致入微的情况,我们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中国语言地图集[M]. 香港: 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1988.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方言调查字表[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3] 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M].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
- [4] 詹伯慧.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7.

Division of the entering tone words in Xiang dialect

LI Xing-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divisions of the entering tone words of Chinese dialects are of wide difference. The entering tone of Xiang dialect is not a pure one, for the division of the entering tone words in Xiang dialect has its obvious featur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kes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entering tone of Xiang dialect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entering tone words by analyzing samples taken from 47 typical area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re are 3 types of division: compact one, average one, divisional one, of which the division is controlled by the voice of initial, rim and the length of the vowel.

Key words: Xiang dialect; entering tone words; division

[编辑: 苏慧]